



17



18



19



20

17-20 Asian View of Life Project, Hangzhou China

人而异。只不过我喜欢看书，所以很多时候从书中得到灵感。

《设计家》：是否在设计中也曾向电影取法？这些灵感如何演变为真正的空间设计？

陈家毅：这一百年来，电影提供了不少具体的空间经验。我特别喜欢苏联电影，早期的法国电影，即1960年代的，还有近期伊朗的电影和土耳其的电影，因为它们不只在剪接或空间的处理带来很多超越我们自己本身实际的经验，也给人许多想象的空间。

最近我在做一个项目，是作家龙应台在台北阳明山住宅的内部装潢。因为主人是龙应台，除了她的孩子或朋友会来拜访，她通常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对着窗外怡人的景色写作。所以我将所有的墙面都敲掉，单用书架来作为空间间隔，基本上主人本身被书本围绕着。书本又与远山相呼应。主人卧室、客房、书房、客厅，门扇因此都成为书架设计的一部分。当没有客人的时候，门都消失在书架的背壁里头，主人可以在一个空间很顺畅地走到另外一个空间。但有人来拜访时，关上门，就形成一个个的隔间，有不同的隐蔽性。很多有意大利和法国宫廷生活的电影，都有这样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画面，给人掠过光和影的感觉。设计这个住宅的时候，我的确想到了电影里的感受，尤其是《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1961年）。我在伦敦教书的

时候，定它为学生必看的电影之一。

《设计家》：从您的文章和书，可以发现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您的生活内容也很丰富，您觉得自己的时间够用吗？这种状态对您的设计是否有影响？

陈家毅：当然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不过我从小就很懂得乐在其中，也不会因为市面上出现什么，就一窝蜂去做。因为兴趣广泛，没法子我得善于利用时间，许多时候在飞机上，别人在看电影，我则写作，写自己的专栏。我常带着很多书本杂志去伊斯坦布尔工作，在那里，大概只有在我们餐厅可以找到台湾的《印刻》杂志。不是说刻意将它们带去餐厅，而是我看完了，把它们留下来，台湾游客看到都会惊喜。

我觉得，首先本身要喜欢这事情，然后推广出去，别人也要喜欢。文学也好，建筑也好，事情都是这样四通八达的。我在伊斯坦布尔开“Çok Çok”（泰式料理餐厅），也是因为自己要吃辣的南洋菜，但因为喜欢，就尽量做到最好，这样别人来了尝过也觉得喜欢，这样就好了。正如设计与创作，如果从心出发，别人肯定都能感受到，如果苟且地讨好市场，别人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DERIVATION AND AMALGAMATION

多维汲取 协调融合

——访马来西亚Architron设计事务所负责人 林履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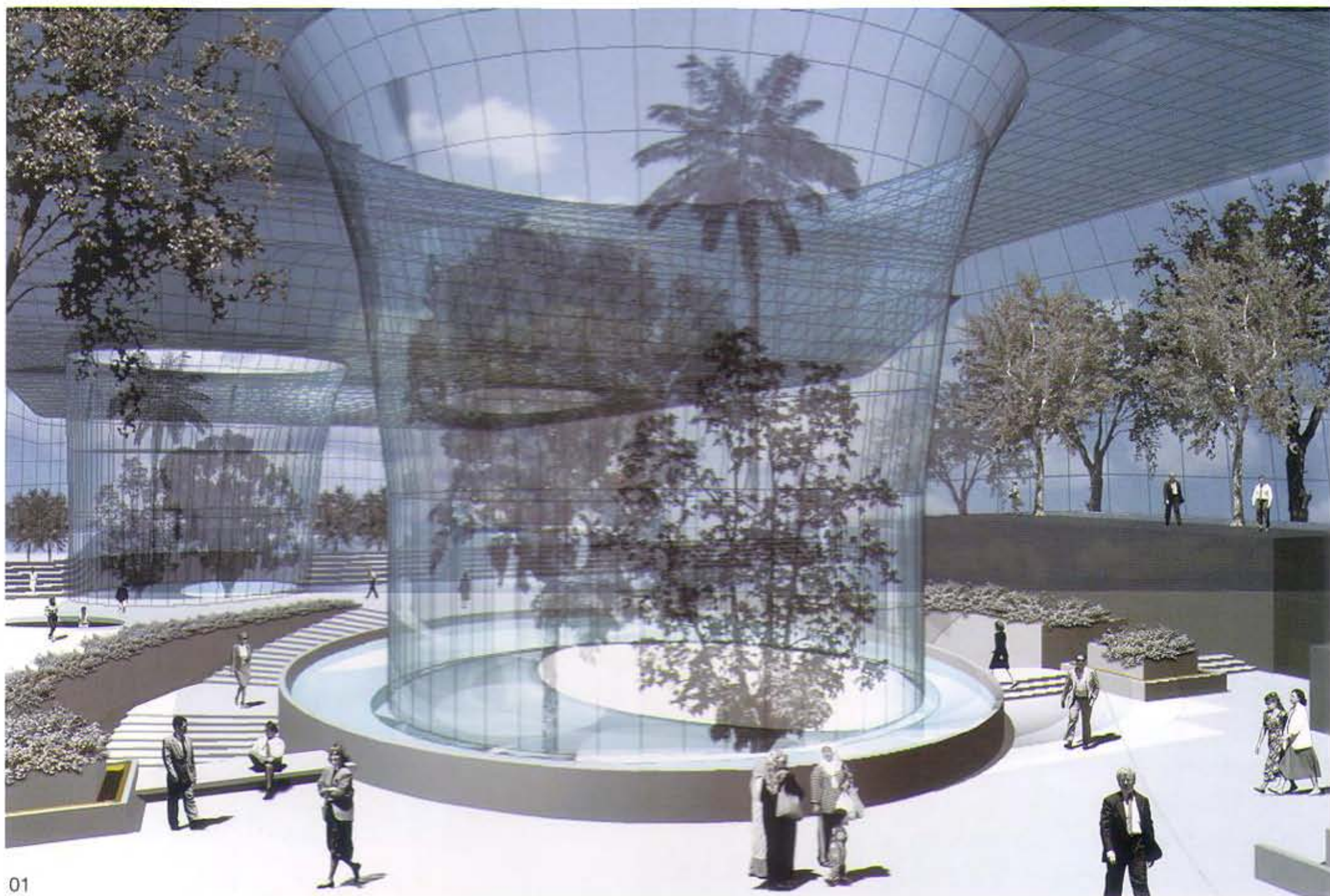
采访：《设计家》 整理：司阿玫



马来西亚建筑师林履发在我们的采访中引用了中国孔子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话，以及二十世纪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句。在提及带给他设计灵感的人物名单中，包括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意大利作曲家及大提琴家乔瓦尼·博农奇尼、巴西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布鲁·马科斯、有“西班牙美食国王”之称的Arzak等等，这一系列的举例不仅拉开了一幅世界艺术长廊的帷幕，同时明白地传达了林履发丰

富而多维的艺术汲取。正像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建筑设计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对很多因素进行不断协调的过程，具体来说即应该将设计理念和本土的生态环境、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以协调融合，呈现出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化和人类智慧的建筑形态。就在这样一个不断的协调与平衡之中，林履发收获了生活的真谛，他认为建筑设计丰富了他的精神体验、拓展并加深了他的精神愉悦。

01 RENOVATION_KL Burse



林履发

1981年 伦敦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A)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PartI

1984年 伦敦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A)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PartII

1986年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PartIII

2000年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 建筑学硕士

1994年至今 Architron设计事务所负责人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法人成员、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建筑师登记会特许建筑师，曾受邀担任过多家国际知名大学建筑学院辅导教师、评论家、主考人、演讲者，获过包括2007年华人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金奖在内的多项奖项。



丰富多维的文化汲取

《设计家》：您的作品Tierra House曾获得2007年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金奖，请结合您的华人身份谈谈您的家庭背景以及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

林履发：较之青年时代，我的少年时代对我同样很重要。我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裔移民。父祖辈来自中国福建，当时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主要以农业和木材加工业为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乡村生活经历使我对自然环境很敏感，包括对气候的变化等自然现象都有所了解。

《设计家》：请谈谈您的教育背景。您最初接受建筑教育是在马来西亚吗？1980年代您在英国的建筑协会学院（AA）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那段经历是怎样的？

林履发：我在农村的一个公立的华文学校念了三年书，8岁以后转到了城里的一个英语教会学校，在16岁的时候，我到了英国的一个乡村寄宿学校继续学习。从热带的亚洲国家来到温带的英国，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转变和过渡的，也为我带来了痛苦的思想负担，但是这个冲击也成功地帮助我消除了曾经的偏见，拓宽了我的胸襟与视野。

在AA的学习生活带给了我更多的变化。那里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相应地产生了多元化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研究的方法论上也表现出不拘常规的风格。我在那个阶段的学习，不完全是遵循建筑史上各种思潮的发生发展顺序而进行。我更多的是采纳各家之长，因为这些学术思潮与流派虽各自存在，但从内在结构中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东西，差异之中是会产生联系的。

《设计家》：在学习期间对您影响比较深的建筑师和建筑思想有哪些？

林履发：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建筑师有很多，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巴西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布鲁·马科斯，德国建筑师汉斯·夏隆，英国20世纪60年代有“建筑嬉皮士”之称的建筑团体“建筑电讯”等等。另外，那些在东西方建筑史上，设计、构建古典城镇和乡村的不知名的工匠也给了我不少灵感。还有一些在建筑领域之外的艺术大师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乔瓦尼·博农奇尼，美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奥特曼，有“西班牙美食国王”之称的Arzak等等。

至于建筑思想，我认为我更倾向于从每种思想体系中提取有利因素，进行融会贯通。因为建筑理论的发展本来就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建筑环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本土设计更是随着当地的地理、气候带的变化而有所差异。所以我并不受某种单一的建筑思想的影响，我更欣赏多种思想的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多种建筑思想融合下的设计产生，比如海达雅克族（即伊班族，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最大的少数民族）居住的“Long House”（“长屋”），因为曾受欧洲殖民统治，它就是吸收西方建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本民族的地方特色建造而成。还有亚洲的庙宇和欧洲的教堂这些建筑类型之间的互相借鉴融合等等，这样的列举是无止尽的，但融合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和堆砌，而应该以恰当的方式在需要的方面，来进行批判性的优劣互补。





02



03



04

02-04 HOUSE_Caracol

总之在我的建筑设计中，我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还受到了绘画作品，尤其是亚洲和欧洲古典绘画的影响（事实上，在我们设计“Ji” House这个房子时，中国国画以及辅之其中的诗歌是我们主要的设计灵感）。另外，电影和烹制艺术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设计家》：在建筑方面，您有哪些有趣的事件可以与我们一起分享？

林履发：Pilar（林履发的妻子及合作伙伴）和我是前数字化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可以自如地手绘草图和做模型。当我们在面对一定数量的设计时，我们强制自己必须能够用真正的钢笔、铅笔和炭笔等在不同类型的纸上手绘草图，而且必须达到相当于电脑绘图那样的，在科技上的灵敏性和数字化要求。

建筑应该蕴含丰富的文化和人类智慧，努力实现亚洲的“文艺复兴”

《设计家》：1994年，您出于怎样的考虑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寄予其何种期望？

林履发：我喜欢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够把握项目的进行，因为这个过程可以将自己以及同事们带入不同的感觉领域，带来

新的可能性、不断更新意识和体验、工作的不眠之夜、梦想、迷失、挫折、乐趣点燃的无限火花以及辛苦的汗水等等。难道不是这些使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设计家》：请谈谈您和您的搭档Pilar在工作上的配合情况，你们有怎样的具体分工？对彼此的影响与帮助又有哪些？您的Architron设计事务所分别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和西班牙马德里，您也曾说过自己一半的时间在马来西亚，一半的时间在西班牙，请比较起来谈谈您在这两个国家、两个城市做设计工作的异同之处。您认为收获了哪些可以互相借鉴的经验？

林履发：最初我们对彼此的工作互为赞叹，并且在AA学习时我们就经常交换意见与认识，当时那里的学术氛围是比较自由宽松的。

Pilar相较于我们班其他人来说具有更好的学识，因为她在马德里大学时就积累了深厚的建筑学和艺术方面的古典学院派理论基础，但她并没有受欧洲文化中某些先天的因素所拘束，而是表现出了在艺术、建筑、哲学方面的思维的自由性，这正是我所欣赏的。我们喜欢在设计上的教学与试验，在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30%的时间我们都用在学术活动上了。

我和Pilar相互理解，在协同和设计上是非常流畅和默契的，



05



06



07



08

05-08 HOUSE_Tierra

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一个资本。在任何一个阶段或者设计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两个都不专断。在国际互联网和数字化的优势下，工作室之间的联系以及建筑师与业主之间的沟通都变得轻而易举。因此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有机会证明我们通过协商以平衡各方面的因素这样一个工作方法，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文化环境下同样能够很有效。我们在亚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多样化的经验的交流，使得我们在认识他人和自己时都产生了更好的理解力。

另外，在欧洲学习和工作了二十余年，我发现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西班牙有着更多和亚洲类似的弱点，尤其表现在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会范围内的日常生活中，尽管亚洲所暴露出的局限是在历史和当今都存在的，更久远些。

《设计家》：您曾参与过在中国的建筑项目，请谈谈您在中国做建筑的感想。您认为，同为亚洲国家，在建筑领域，有哪些问题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共同存在的？

林履发：在许多亚洲国家，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的结构倾向于产生一种现象，即建筑过多地受到来自市场力量的影响。而我们的市场还不够成熟，那些流行趋势的代言人或引导者，仅仅追求所谓的“奢侈”和“品味”，其实只是对国际时尚的简单

订这个住宅的时候，我的确想到了电影里的感受，尤其是《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1961年）。我在伦敦教书的

照搬，并没有汲取到它们的真正内涵。因此，建筑领域很少能从市场方面吸收到合理有效的因素。

公平客观的来讲，相较于欧洲的情况，在我们亚洲的很多地方，建筑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形式或思想意识形态，它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建筑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一个迷人的、能反应经济增长或奢侈程度的符号和象征，任由我们买卖、占有或丢弃，它应该蕴含丰富的文化和人类智慧，日本在这方面是亚洲的开路者，当然不仅在建筑领域，在其他的艺术和科学门类中也是如此。自从我1993年回到马来西亚，曾受邀参加多个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在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举办的报告会、专题讨论会以及景观和城市规划活动等等。我们目前有些项目就正在东京设计展览中心主题为“高科技与传统”（“High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的展览上展出。

总之，很明显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公共部门还是民间组织，他们也都有这方面的忧虑和努力，我们看到中国、日本还有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实力也有潜力来实现亚洲的文艺复兴。此外我们感觉到目前的这次金融风暴和如今的环境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伴随其中的是越来越多的浪费和破坏，所以这也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做此努力的时候了。



09 11



10 12



13 14



15

09-15 HOUSE_Dialogue

在协调、平衡中做设计，不断发现平凡生活的不凡之处

《设计家》：请谈谈您主要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林履发：我们的设计是一个具有内驱力的操作过程，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对很多因素进行不断协调的过程，包括对各方面分歧的协调，对一切支持与反对，记忆与梦想，偶然与历史，当地传统和现代科技，科学和风水，基本原则和模仿派生，理论和实践等等对立统一的因素进行协调，使他们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纯粹的抽象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它们只是最后自然而然表现出的结果。

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要做出好的设计，与好的业主和好的施工团队是分不开的。前者应该有见地，有长远见识以及善于分析和思考，后者应该具有创造力，尤其应该有好的工程师。其实无论是老建筑还是新建筑，它们之中很多都具有较系统的营造技术，较之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先进性与创新性不差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设计家》：您有没有比较偏爱的建筑类型？为什么？

林履发：其实不仅仅是建筑类型，从一条披肩到一把椅子，从一所房子到一个城市，有太多我喜爱的与建筑相关的艺术类型了，或许都没有足够的版面来让我一一提及。截止目前，我所热衷并感兴趣的在于，从最初的构思到形成大纲，再到形成设计理



16



17



18



19

16-19 HOUSE_Bibox

念这样一个连贯的发展过程，最初的草图以及模型是如此的具有魅力，我们所珍视的正是包含在整体设计过程之中的，从理念到实现这样一个内在的变化。

《设计家》：请具体谈谈您比较重要的项目。

林履发：有很多，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Tierra House，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建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UiTM大学，这是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大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需要调和很多因素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包括考虑到当地的赤道气候、文化以及传统，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当地低收入家庭背景下的孩子，他们会有排外心理，还要考虑使用者的舒适度，保证一个经济的造价以及使用和维护等等因素。我们还要有公共意识，要保护并享用已有的绿色生态环境，如为了保护已有的树木和当地的植被，所以要尽量少的砍伐或修建等等。我可以很肯定的说，UiTM大学在经过总体规划和具体设计以后呈现出一个很好的面貌。

另外，我们在不同国家的城市做的项目包括为社团、学院和

政府做的设计。我们还为所有的项目做景观、室内和照明设计。

《设计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建筑实践，您认为什么样的建筑才称得上是好的建筑？我们应如何朝这个方向努力？最终我们可以从建筑中收获些什么？

林履发：我们认为一个好的设计或者说一个好的建筑应该成为城市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生态文化已经进入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象征之一。这也是在前面曾讲到的，这为东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契机，不仅帮助我们赶上西方，而且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身份和充满实力的地位。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应该注重发展自己并学习先进的科技，而不是看重他们大量复制下的产品所带来的利益，尤其应避免因此而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在那些有条件或有经济能力应用高科技的地区或国家，因为这种负担和操作很可能是以当地的资源耗费为代价的。而在这种努力之下，真正的科技软实力会逐渐形成并凸显出来。



为维系人类的存在，任何社会生态学的命题都应该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集中呈现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地域的特性，以及其他一些互为影响的因素。生态文化不应被打上某个特定的标签，不应该作为一个附加的优惠条件或苦难的救济者形象出现，也不能被当作一种表示新的设计风格或新生活方式的符号或规则。正确的看法应该将生态文化融入我们的生活本身，把它看作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像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说过的，构成美的因素必须来源于生活本身。

建筑或者更确切的说关于建筑的学习、教学和做建筑都可以增强我们的环境意识，增强我们对生活多样性的敏感度，帮助我们更敏锐地体会生活的真谛。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体验，拓展并加深我们精神愉悦。不过孔子曾讲“尽美矣，未尽善也”，我们还应该谨记，这种敏锐的意识应该同时表现在各方面，否则我们可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将最坏的事情看作是最好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将建筑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或者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事务来经营，尽管在学校时也收获到了画图、做模型以及摄影所带来的乐趣。建筑不仅仅是一门工艺技术，也不仅是商业的一种。建筑可以激发并丰富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甚至让我们认识到平凡生活中的伟大之处。

建筑师其实是“天生的傻瓜”

《设计家》：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的人吗？您曾经在谈到自己平时的喜好时提到了食物、摄影和电影，那么在您的生活中有多少时间可以安排给这些爱好？这对您的建筑设计有怎样的影响？

林履发：如果你指的浪漫是那些经常出现在商业电视或电影中，假借建筑设计这些因素构成的浪漫情节，那么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的人。而且，一个人学习并从事建筑也许不见得就是

20-23 HOUSE_Ji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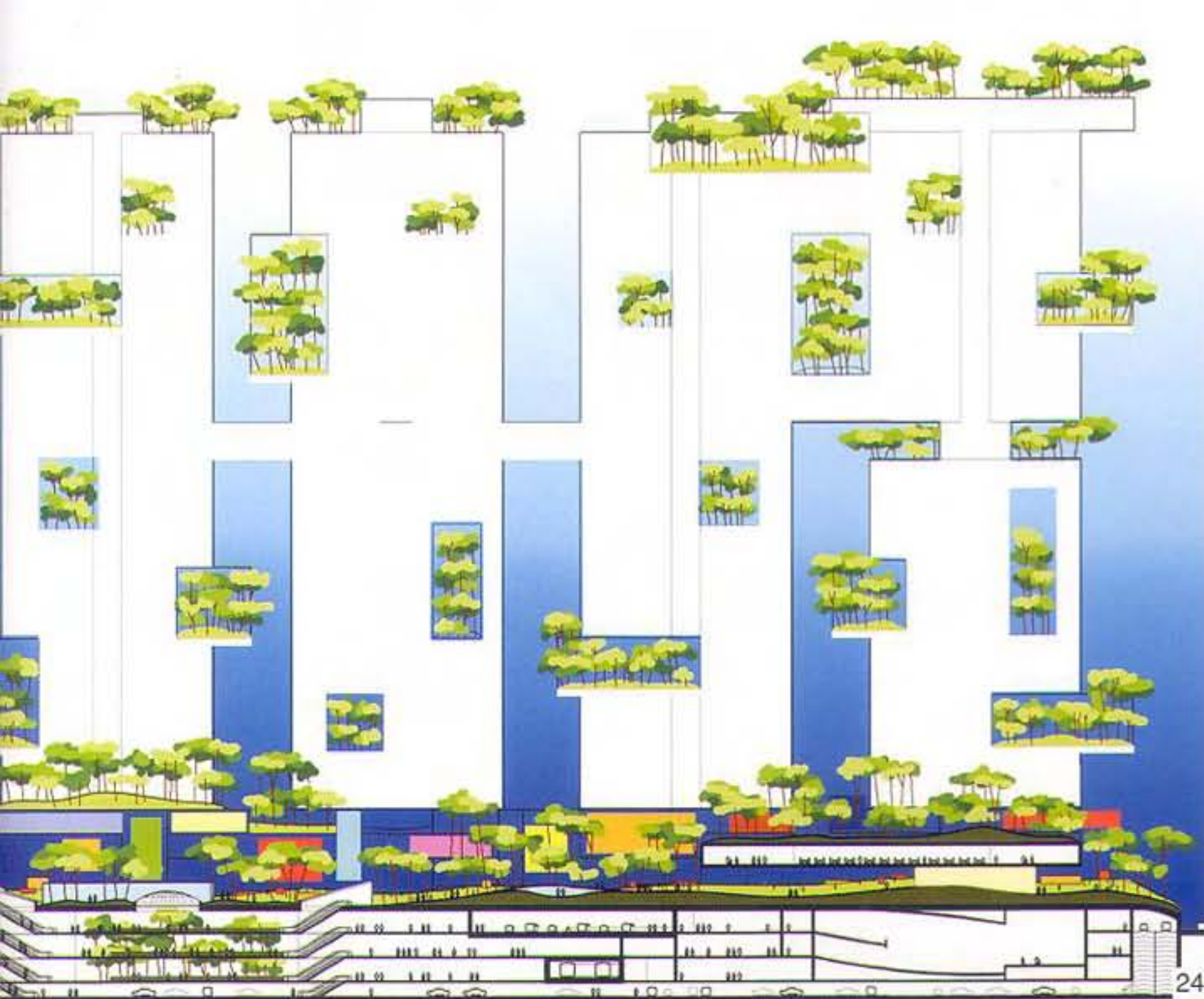
21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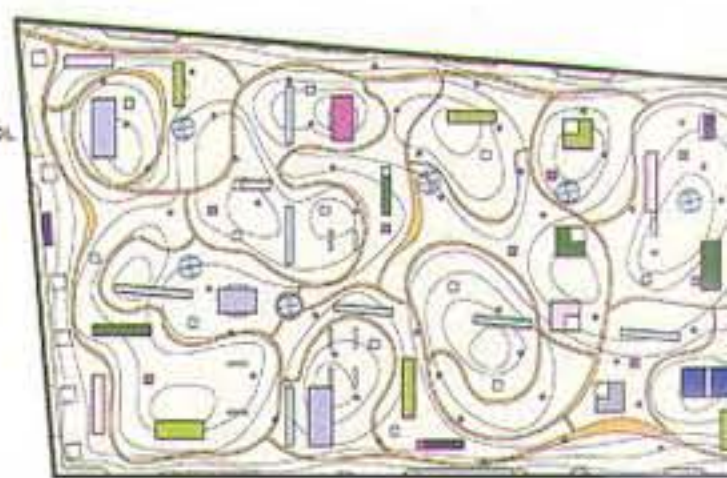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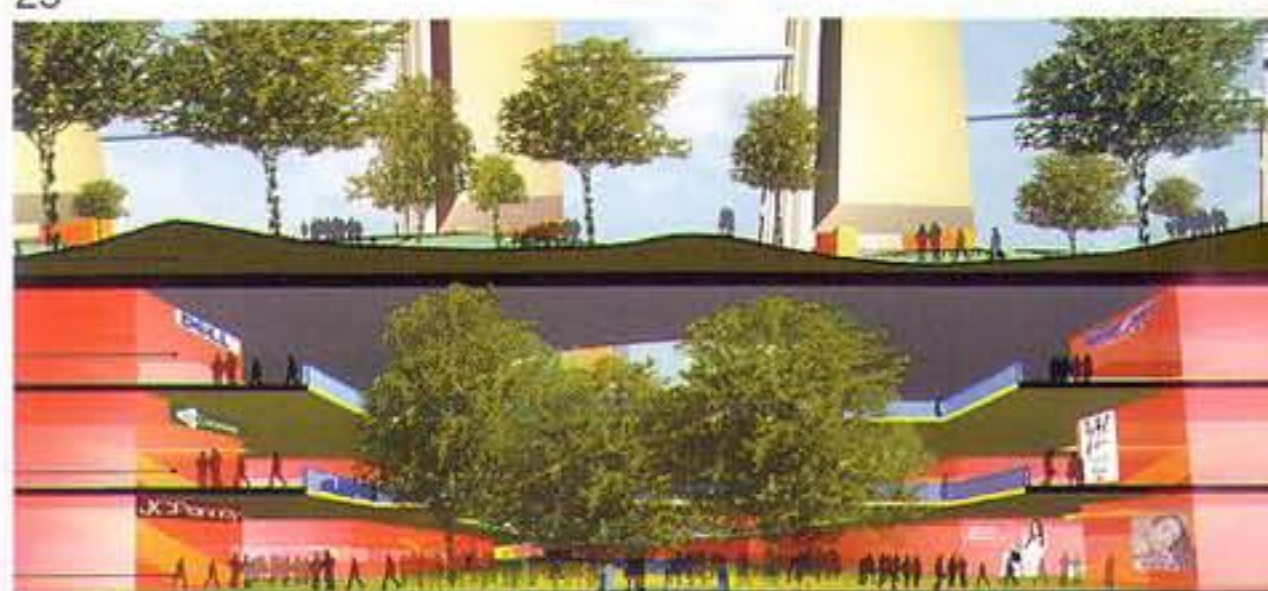


LEGEND:

PATHWAY	DAYCARE/INFANT
HYPER PARK	PRIMARY/SECONDARY SCHOOL
SKYLIGHT	TERTIARY/UNIVERSITY
GALLERY	RESTAURANT
LIBRARY	PAVILION
CAFE/BARS	RESIDENTIAL CLUB



25



26



27

28

24-28 MIXED DEVELOPMENT_Asian City

好事。事态的发展经常变得无法控制。我会陷入周而复始的繁忙中，被极端的欣喜、向往、气愤、厌倦、烦恼、悲伤等等所包围。这经常会导致在我们的思维意识中形成很深的职业惯性，这与其他艺术学科如绘画、文学、电影和烹调很类似。

《设计家》：请谈谈您近期的工作以及对未来的设想与期望。

林履发：目前我们在做的项目有三所房子和吉隆坡交易所的改扩建工程。三所房子都建在山坡上，分别是“Canopy” House，吉隆坡的“Zoom” House和在中国的“Ji” House。

“Canopy” House这个房子从上部入口的地平线到底部有12米的落差。这就为用高柱子来支撑房子提供了可能。从风水上来讲，入口、起居室和主卧室都在地平线上，这不仅使得在热带地形上的建筑所受的压力降到了最小，而且也保证了地表的植被覆盖。另外，房顶的区域还可以用来种植一些植物和蔬菜，在我们的设计思考中还解决了水的循环利用等问题。

“Zoom” House类似于沙捞越的一种特色建筑“Long House”（“长屋”），我们这个改进版的房子建在有着33度角度的山坡上，在每一间房子都可以俯瞰吉隆坡的市中心。我们做到最小限度对环境的破坏，尽量将周围地形、竹林、一小块菜地以及一大片雨林融合到我们的设计中去。

“Ji” House（“四季房屋”）这个住所面对季节变化时并不是采取一种被保护起来的设计理念，而是将之展现在各个季节里。我们在有着31度角度的山坡上建出一座符合标准的临时展馆，跟外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它实现了各方面因素的很好整合以及我们的设计理念。我们主要的意图是提升丰富的感觉经

验，实际上在这个展馆中，能够和房子实现视觉、听觉、味觉和感觉等感观上的交流和沟通。文化的交流影响了这个中国展馆，我们还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回廊、桥和桌椅等。总之这所在中国南方的泰式建筑，融合了中国乡村建筑和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沙捞越地区的房子特点为一体。

《设计家》：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学建筑吗？为什么？

林履发：除非我能找到另外一个学科，它至少可以与建筑带给我的价值相当，或者高于上述我们所谈到的建筑所带来的意义，否则我还是会选择建筑的。尽管如此，因为我还很喜欢电影和食品，或许我有可能选择做一个厨师或电影导演。

我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第三阶段的学习中，有位老教授曾不断跟我们讲，建筑师其实是天生的傻瓜，他们的一生都投入在自己的职业中，相较于那些高收入的风险投资家和金融管理人员，他们收获很少的经济利益。即使这样，还是无法泯灭建筑为我带来的意义与热情。

《设计家》：您是否还有其他我们在上述问题中没有涉及到的、您想表达的话题和内容。

林履发：我最后还想说的是，高科技和高明的金融手段对于目前全球化的环境问题和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帮助，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些手段只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它们实际上使我们的社会伦理道德、文化的发展、东西方的融合越发黯然失色，是割断我们的历史、今天和明天一贯传承的关键因素。我们需要更多地来尊重自然和文化，而不是单方面地追求科技。

